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一百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三首

許相公

不佞道昆越在草莽何敢與　朝廷之議干威福之權第吾鄉故有任事之臣功浮於罪時蒙　世祖見察迄今未白其宄此亦相公之所習知鄉黨之所深隱者也第威福自　天子出無敢囁嚅而吐一辭幸而政府直道贊襄虛心容納無幽不闡無枉不伸凡諸疆事未修躬行無缺藉令在辟猶追錄之蓋將以

惟盡勸忠以瑕疵棄過者也當胡少保在事東南岌
岌乎殆哉彼其以五餌餌夷以五間間夷成則上功
否則無赦一反手耳于時事由中制政以賄成少保
內不顧身家外不顧毀譽上不避刑戮下不避猜疑
如將以糜費結納而繩墨之固多小過卒之敵如就
縻壘如受羈蕩平底績遺東南數千里之安是曰愚
忠其愚不可及也　太上廣厲臣工無論存歿二三
元府操其衡石至公至明鄉人寧詎以月旦之私借
資九塓第匹夫匹婦猶能止雨飛霜況　世祖之力
臣寧即湮滅乎者東南不歲九原尚亦有望乎哉自

嘉靖以來吳越則屬少保百粤則屬司徒入閩亦嘗屬之不佞皆新都產也猶之四坐具在酌者乃行巨觥皆曰不勝惟新都能耳既舉既釂則又曰夫夫醉矣將安用此酒徒少保之功獨優其受法尤烈不佞有懷骯髒敢哆口而一中之總兵戚繼光卒以貧死䘏典不及聞之　廟議未定其何以勸方來倘有擇于芻蕘似亦礪世磨鈍一道也惟相公體之亮之甚之容之

又

不佞重聽滋甚驛書至悉不聞比來聚訟盈庭越俎

代割退寸進尺直言滋多部議率持兩端猥自以爲得體甚則或中一螫堅爲石人也者以當之律以三揖一辭何栖栖也自相公入政府于兹七年圭田不足烝嘗居第不容旋馬齋用不違中貫服御不異儒生閭有強宗食指萬計一變至道率以禮讓相先本之躬行靡然顧化制節謹度販販足師顧獨有善稱人逡逡自下周旋揖讓無智名無勇功一闔八荒莫非度內則相公其人乎邇聞諺以散木爲材直將舉之櫟社一二知巳喁喁和之先是不佞私布鄙衷自絶于世久矣夫匠石不顧固辭倍繩墨以干斧斤無

寧自褻其尊自貶其重耳不佞以口代耳居然不聰非直邑里知之即邦域知之審矣自今願相公尊重愼毋强聒而扞成心比歲洊饑八口幸無菜色郡大夫寛平易直民以不寃縣大夫孳孳救荒不遺餘力饗賜多矣不佞且爲境内謝之

徐少司馬

戎車三駕成萬世功李帥自蜀徽辟不佞何所逃避第岷峨河漢攀躋可即厲揭可窮不佞以一拳一勺之多寧詎能揚扢萬分之一也入春聞得賜告不亦急流勇退乎哉功而不伐上遂其高善始善終千古

一遇不佞竊方之六月息耳扶搖九萬背負青天寓內日望之矣不然則鳥盡弓藏似非所以待方召也有道之世固當如是耶秋杪薄冀蜀道更宜調護不佞將從陽烏逆之衡陽不具述

王弇州

歲內啓事已具發使再行勵勸相乘三發三寢歲事更始倐再浹辰將攜季息入成均先是詹尹以公裏言相告故尔猶豫黄公瓚奉尺一至諄諄然欲推之轅之林下一老禿翁放之長林豐艸亦可自適其適矣寧復能易麋鹿之性被周公之法服乎哉家弟痼

疾纏綿阿嘉亦嘤吐歲二仲一寒如此承公憫念及之妻江之行萬不容已俟其小愈而後决策次公集已成否倘得公所爲狀願效區區　建本之議云何海内望此久矣藉令南宗伯人居四輔願公爲　高廟笑蘷瑯琊太原二郎君竝以舉首與計偕亦幟誰搴第一越在草莽日幾幾望之不腆附申然一失而再舉矣

又

使者將命自妻江敢不唯唯適家弟病甚旬日不粒食而不饑亟歸里中臨視之日恃米飲人參湯各二

杯耳然邪氣猶在或得少延倘藉寵靈雖加一日愈於巳使者主於索文報命姑越信宿籌之先師出大家竊計諸通家兄弟猶然饒溢翁晉翩翩佳公子也一寒如此哉丁元父巳行境内莫爲地主二三君子臭味差池未同而言夫夫所赧茀值凶歲八口嗸嗸扉屨不供無所逃罪翁晉事公爲父執而尊公若神明即不能望仲宣而公之汲引不啻中郎上矣茲圖一嗃矢而復入公其念之

又

當世斯文下不在山林上不在臺閣嘗聞長公有是

言矣第為山林處守卒以陸沉長公方提北斗朝南
都登臺閣自今始弟即丘園自廢束帛不入兩都吾
道大行咕咕咕私喜以桃李投報之義專力布庭狠云
末將殊不成享林卧不睹譯書久矣長君除目早晚
若何通聞不讀中秘書悉受嚴君之指此老氏所以
遠殆辱也世德其猶龍乎

又

使者稽程奄及兩月大半為阿淹病甚兼以行部應
按里社過從手誦長公實録萬言一舉三廢略則巳
慼詳則巳舒慼則失真舒則失體拮据挾日之半殊

不成章亦知政府秩宗有辭廢足以增高馬鬣不佞無所用于椎鑿弟將爲七尺災次公諸公子以重幣加遺不敢聞命封識未發附使璧歸歲杪大事可襄已屬阿嘉會葬餘在副簡

又

邇從南中知厚者聞長公用力於所不能舉用情於所不及知弟則何人得當葑菲盖千古一遇矣弟衰年重聽即不避推轂塗枳不前借曰厚顏胡爲乎復玷白簡自今願置之齒頰之外匿我瑕疵即蓬萊方丈未必能從長公游乃若相待于黄山白岳之間或

相求于三江五湖之上幸有餘力矣所不由衷者司盟棄之孟奇爲南海珠胎固當徑寸始至未及相見近始傾心其言哆哆大而有當公覩非其敵也長公固自辨之頃從余納言閱次公冡君之變名家主器胡遽至是哉長公遁在衰麻不啻失手足之戚古人中年憂傷之懼幸善自寬玆與龍君御胥命嚴陵竢仲嘉歸屬之携季兒入監討當嗣布不盡顧言

又

比歲不聰得老函中爲幸箕山推轂本自弇山不佞業已爲嵇康力謝之矣郵聞箕山即主波及函中此

函中以薄德累箕山箕山亦以輕口自累要皆以牛馬應之耳身隱焉用名哉十月襄事有期湖上之盟不果春二月將期公于吳江此時携季兒入南雍可幸一執手所不入婁江者避人言也程生行附此布復方遣季女而窺兒再舉一孫人事倉皇不及覼縷

王大司馬

不才樗朽天幸曲全屏跡幽源歷有年所比來二三耆舊或以為芘乘也者而物色之推輓歌呼明公首倡耤令不倍繩墨寧避斧斤顧榮外枵中寸無所用大匠弃而不顧安所取材重以司聽不聰茀施施以

口代耳即掛一職而非丞也猥云重聽無妨乎昔山公有意乎嵇生卒從其志生才百倍不佞不佞何敢望生要以生之不堪事或同耳備在莫逆明公先得我心不佞敢私布之毋令憒憒復落多口

陳少司空

嘉隆之際浮慕直言諸輕俊自恃雌黃目中無復長老明公獨持禮法不避賢豪久矣綱紀之臣于茲一覯不佞備在夙昔聞此而喜可知乃若陟三臺遷九列則明公分內事何暇游談不佞一病十年因而廢聽業巳自絕當世幸得墐戶以終餘年故竿牘不入

都門恐憎不理之口茲復見坐將焉避之懼任耳者未獲我心貽辱知己屬從弟以公役赴部私布一言

邵中丞

頃爲兒曹通名函書特達猥蒙折節不啻通家齞齞緬生何以任此茲承專使將命不佞方以逮事爲榮重辱匪頒互見迭出闌及衰白其將爲鵜鶘乎殷相公故在同門夙昔莫逆後與江陵夾輔彼有他腸不佞心直濟南無能爲彼諍友卒之尊名重典乃在琬琰之間天不憖遺斬焉血食中書君以使事入歙自負不羈今能輯遺草以待取材庶幾乎能子矣褎然

首簡惡取不馴之詞弟儼然如面命之何敢辭避聞
翁得代巳命北轅使人日夕喁喁毋令愆期獲罪適
敦葬事再信始發窮祭疾書徒至鉛槧法駕自郢都
始發願一遷斤而滅之行且中立臺端爲社稷紀綱
之後三旌八座跬步五升不依家食以來竿牘不入
都門久矣不腆陳賀願附歸使將之

龍君御

東歐書至知渥洼復產神駒比年以來僅爲宰公一
開口而笑入冬未得除目其如嚴瀨之期何拓落一
官無論淹速弟累年契闊惟聚首爲皇皇此心想同

之也聞長君自四明入甌海樂在塡篪赤水來書亟稱仙才濟美宰公固星精也猥云有父兄在不復求仙邪不佞方外之遊近得蠡測徒以死生猶之晝夜無寧規規然避一死乎阿淹八月伏床旬日不粒迄今少愈猶能作字稱詩阿嘉久困新豐歲杪始作歸計競兒乳臭已涉書淫異日作一腐儒庶幾擇地而履者也頌言勒石神人咸歸一老禿翁疇能適主新詩在篚琅琅風生特褎美過精良不可任小册得詩九首附介士歸吳生稼登先師霽寰先生季子也獨持風雅代起東瀋王長公折節下之直將登之武林

之上生慕宰公殊久附上二章自晉謫居者流目以詩酒爲事詩則吾家事也特患不工耕今右儀狄而左揚雲非討之得也不佞自慚故態乃令願爲骨鯁之臣討宰公蓋之容之不任惶悚

又

至後嚴凝視比年特甚江流濺濺如斷髮冰且腹堅楊人逖別駕公舟膠于麥灘之上舳艫銜尾不能進擁塞下流蕪之蹊行积不容踝水陸俱阻此時舟師當入嚴瀨如失期何月望薄錢塘猶故轄也且舉室載道省會似不可留聞武林望吳門必鑿冰乃可進

兹專力馳告胥命者三聞自虎林過四明訃往來非再挾日不可倘簡書勿亟行可徐徐正月下旬期于陽羨或夫容寺或玉女潭兒曹蓋欲卜居不佞相去差近此其一也艅艎或難逗遛願以京口爲期三詔洞中五年再至又一奇也如經白下謁京兆公則又期於栖霞彼中香積可飯矣升中須巳塌百本未及葇潰獻歲當藉手獻之耳仲淹不能從陸無任獻欵仲嘉留滯淮陽歲杪始得息趼季兒春入胄監恐不及摳衣東面嚮往

屠緯真

張龍陽見客得足下數十百言精進之功駸駸將入
聖域由信心直心深心且生無所住心矣上之太夫
人康寧舒泰其適可知僕自惟鈍根惡能控举穿草
兼之吳人絶跡無所師承前擁格則猶觸藩後追驅
則猶入肆役人之役不釋鑽研足下所云立敝者不
佞其人也龍門聲迹相及重以臭味相同振落廣文
時作鄭老故態室遠心邇愛莫助之彭令君誠心直
道然簡略自任無能結客驩龍陽留滞招提竟以垂
槖去白榆集美長七月遣使賫來則與繕書人王鳳
川俱業已録將竟梓人亦吳人也梓二卷畢歲寒且

歸獻歳之春乃可畢事承示補陀志不佞與家弟各有詩他日附錄不次

李本寧

僕以四月八日入關迄于八月始出里中視家弟疾月之既望重使將命至鞏林見如丘山言如肺腑竊惟不令兄弟衰朽支離不足以當世人白眼太史公謬爲折節閔焉視弱弟而兄之北面大梁愧非夷門役也往將爲太翁立傳負諾責者七年面與阿淹商之須留二使因之呈草太毋聖善之紀姑竢後圖二使懼報命愆期亟求速發彊而後留之矣僕適當大

功反服兼遣季女屆期自肇林歸太函病矣兼之謝
客既久出則蟻附如羶既閱挾旬不啜一操不律于
時郡縣故有期而遞舉宴會難以禮辭竊計加以挾
旬尚未可必二使亦病其一不敢復稽謹陳感悰併
謝不敏郡大夫董公遇僕有加禮自云於太史公爲
通家季女以九月十九日醮之自後乃可從事二草
具將傚惠二千石發一急足奏之大梁不腆戔戔百
不報一病中不能搜索主臣主臣

韓直指

道昆幸託宇下謬承特達之知存問先施專使申命

蓋將逮以文事使之張皇　國典揚扢家聲皇皇以
有事爲榮何論辱命使者歸報業已私布感悰薄寒
中人病肺爲救濡遲旬日始得具草若干言極知不
馴寧皴祠事僅逭諸責庶幾毋坐愆期臺門森嚴敬
白二千石藉郵書專達弋鵲得鷙有覥如何獻歲道
出虎林當負荆以謝東望瞰日神與之俱肅狀無長
語

陳玉叔

頃走一介起居悉屏不腆顧壓温辭相報有如面談
近與龍君御胥命嚴陵信十日布衣飲黯然而别不

遑奉書已屬通名致意獨往驛傳廷尉之使至誠如
所聞自方伯視之則巳淹自內史視之則差速耳于
時不遺草莽既命先加汲汲之謂何不使非其任也
南中計與王長公朝夕出入真平生驩入秋携季子
入成均或得爲郊關之客盖待舍弟仲嘉未至故遲
遲耳六石銘有諾責謹稽使者補之竊欲勒之石而
附之銘懼無能一當不朽率爾私布不任主臣

劉督學

不佞三仕楚數服膺於楚之良君侯自姑孰讞新都
大有造於宇下于時姚公令歙廖公令祁閶以三良

顯其後雲杜徐公出守武陵龍公相之既而丁令君
居海陽彭令君居歙此惟天授其皆得楚乎哉茅君
侯拓落浮沉莫決其故兼之雲杜不起武陵𠃊移即
比翼圖南三戶居閭左矣要以碑之道路之口杓之
俎豆之司去後之思永永無射乃今廖使君在事不
啻決江漢以渥部中又一時也比年諸弟子無似得
窗通家不佞一疾十年蒲伏終老不自意得當宿昔
從使君所得拜問遺離索幾二十年旦暮禰遇一露
濡沫既囹圄而復洋洋惠以温辭加于厚幣無量已
諸序之役敢不祗承二豎依人嘔血復作聞命先輸

唯唯齋來月具纂上之

汪郡丞

自蕪湖遣問知運木京師久之閱仕籍知足下業已專城再閱則漢中之名易矣問之績溪廖文學文煥云足下固無恙似仍在蜀中三閱而蜀中虛無名又不得其故適門人黄應逵自蜀至乃知足下以安邊丞馬湖此出當路推轂無疑蓋彼中息兵必擇人善其後耳極知忠信可行蠻貊足下且優爲之要之文翁無讓潁川武侯鼎足而分迄今以萬世爲土足下居常自負固知不薄居夷願言勉之此千秋尸祝之

業也僕老矣比年幸強健第亶不聽乃今目不覽驛書耳不聞時事口不佔俾足不登臨若長生若無生悉置勿講第熙熙待盡庶幾乎天游異日足下名遂功成願從我肇林以脩夙約襄陽故業似不當以傳子孫或於此擇善地一區亦歸根反本之所為務也

蕭宣州

項紹介宛陵誠自知其不恪明公無所譙責蓋之容之肉省終不自寧迄今猶有慚色將命者至則溫辭為厚幣先不佞不勝主臣避席而拜其辱備在夙昔其何敢辭丁戊之間鄭使君守宛徐使君守新都竝

以楚之良千里相照乃今新都得董府主宛得明公
千里一時襲黄接壤不佞沐咸池而晞髮重以決沃
焦而波及之即張楚無能庶幾依楚自張矣國子先
生龍君御翩翩楚材顧出入不矜一蹶而失千里不
佞不避忠告諄諄以苦口進之頫首而從庶幾折節
既自武林北上任放自如不佞人微言輕愛莫為助
今在函丈願太史公脩以繩墨之言宛陵有兩生一
日守箕一日鼎祚皆博學好古足破天荒儻然物色
之亦吳公之賈生也兒曹以毋多病未及橋門獻歲
當行或假楊人餘力使旋布謝不盡願言

周國雍

家食食貧歲五不稔杪秋畢嫁袁疾交侵遑事五游僅依特室而已方生伻至跫然振西來音一發五函三讀什襲即劍門深阻庱幾乎一括見之殆將爲化人爲希有爲師利爲普門無論馬卿子雲非其人矣當世務骨鯁爲名高率謂虛文無益二三者舊弁山先鳴雲士代興六翮已具不謂卑棲州恭而南海隩區西川荒服乃下鵷雛僕則萑苻殊非竹箭無庸傾蓋驩若平生是蓋得之聲氣之先索之形骸之外千古一遇不亦知希足貴乎哉僕知慮不逮王孫將圖

不朽於梁木使君直以旃檀爲麗譙將肉骨而生之
藉令有胃無心猶知銜結無兩之恵亦既登嘉要之
則巑叢非高瀺灂非深操蛇之神業已鞭之東下太
函一魁父耳其何敢承家弟支離既廢且篤兹謀之
弇山雲土將爲僕勒一家言獻歲方授梓人秋可畢
事僕蒞三鎮卒閱六師奏議僅數十章亦附剞劂于
時肺病大作不克先陳副封云左氏書方伻左投之
林宗所既發始知其牴牾異日者將索之荆州倘不
以九仞絕人僕願榜其棹楔西陲多事拊髀思將將
才驛聞羌復生心計填蜀非使君不可㩦拜旃檀之

至紹介嗣陳婚氏行肅此先達不具

程雲南

大婚近矣太親家宅兆之卜云何親家持重如千鈞目攝不佞則以爲迂爲佻爲怪誕爲紛更之四者不佞誠有之固宜其言不入昔之諫鼓謗木寧能盡保其不迂不佻不怪誕不紛更擇一善則從之于是乎迂者圓佻者捷怪誕者經而核紛更者協于時宜如其不然將安用此昔周文至德武周用姝繼述不同同歸達孝牧野之事豈規規然遵治命哉二姓兒女婚姻不啻肺腑闗弓之泣不于他人而于其兄第毋

振成心毋溺成事此非惟郎君可轉爲福即長君亦大有賴焉

焦弱侯

自昔舉公車第一人莫不歆艷　聖明禮遇優渥名器特隆稽古之榮于斯爲至顧自鄙人耳目所及三歲代輿或職論思或贊密勿下之不負所學上之不負所知其人斌斌殆可僂指要以究極本原獨覩昭曠僅得公一人誠知大行不加得之自是海內喁喁望治必得若而人以希太平鄙人聞之喜而不寐畢司理祝海陽及郡中二三子遞至拜命之辱三復申

之鄙人宿諾有年主臣無任蓋自焦山歸斂不令兄弟痰疾相仍鄙人猶幸苟延重聽滋甚舍弟旣廢且篤保之不啻嬰兒以故諾責不償則潘懋德方伯雨胥知之矣索居偃蹇筇屐不入都門屬門人方于魯北游肅狀以謝不敏自今力疾從事計府僚當入賀謹具槀附之行

李觀察

從許丞拜君侯問遺之辱由前蓋至于再至于三不佞方在唾餘人所不齒君侯求舊於字下津津然謦欬及之久要不忘亦猶之古道也方今鹽梅在宮府

骨鯁在臺垣封疆之臣林林乎方召在事矣頃推轂者率先君侯盖秉輿論之公一舉而得社稷之衛不佞聞之溢喜固知蠖屈必伸第彼中市不可遽罷戰不可必有功兵不可偬強食不可卒辦自中制者且耽耽督責之杞人之憂計無所出計君侯石畫具在日可見之行矣來書尚為不佞扼腕不佞何敢與聞許丞暨子還閩倉卒私布不盡

夏陳州

不佞三仕楚既去而楚君子未嘗絕之故不佞不避未同之言亦各有所當也君侯之舉鄉國不佞越在

鄖開後二年而入朝又三年而歸養屏居卅芬僅從仕版得君侯姓名近屬父黨起家幸得爲州倅倅貧滋薄又幸得君侯爲依歸且日衜石群材嚴于月旦即不佞無似間一吹噓及之不佞自託神交非未同之瓶瓶也適家豎往省安否輒附只尺通名門人方士枝爲含弟婚氏操儒術而受賈業曾得及公門乎其未邪囬向中原喁喁嚮往不腆之贄先以未將監存幸甚

王行父

當代楚材滋盛臨皋下雉先鳴足下代興得父師而

速肖舉世沾沾拾瀋獨滄沆瀣而引淸泠直將吞七
澤潄三湘即岷嶓難爲源滄溟難爲委矣頃自弇州
即世天喪斯文獨楚師出郢鄂之間分左右廣其右
即大史楨也足下以輕車進驂兩服而連衡寧詎楚
之良乎陳其參則皆天下士也從郝生受尺一空谷
得跫然之音其義愈高其辭愈下其所養可知矣聞
下雉出弔弇州于時僕亦將發羸弱弟病甚竟未成
行王叔欲脩禊金陵業已無及聞張助甫且至僕請
更九日爲期時當賓輿足下能待吾黨否屬稾已畢
授梓計先秋可訖工儻然幸覯白門願以爲贄顧衰

門敝帚將不免見笑於大方家西面喁喁尚胥嗣布

新野王

貺命三及新都其何以追諸責即無能爲役寧復遲

遲一表二詩草草塞白即不能揚扢萬一庶幾不失

孝子慈孫之心李太史越在大梁天下士也集中僅

得其一詩耳何可無文他如四明屠隆句吳徐桂吳

江俞策蘭谿胡應麟孝豐吳稼竳盡東南之美中原

則君侯爲政願設天網以該之重問頻仍無以爲報

對使稽首無任主臣

密藏上人

凡夫末技微若雕蟲上人以法語命之將謂鶺鴒亦具佛性雷門一奮敢不響應乎哉叔宗久阻津行不遑報命比年南宗不競浸入榛蕪上人親轉法輪不啻西來龍象凡夫奄奄暮矣安得遶坐投地一禮希有乎哉此中存饑于時無能效力俟歲事稍入將率二三長者子佐若干函叔宗陸歸無可為獻茲具淨餅一具淨巾四幅附丁南羽一葦將之

呂調甫

往受命為太君傳迄今悒悒主臣天不憖遺賓我元老東南地維缺矣奚翅泰山梁木乎哉長公復以立

傳命之謭陋無能為役第以感恩不若知己不佞寧敢負相公之知矧長公歷叙周詳有如良史風神色澤具在丹青三事名公事不遺而文省矣不佞拙工也壹以公所稱載為準繩累三千言曾不足以揚扢萬一間多戇直不避嗤呵長公自述一篇先登彼岸西方妙覺於是乎圓不佞欣為奉巾挈瓶蓋亦聲聞衆也溽暑用事稍使者東歸適校敝集以授梓人日不暇給且老妻驟病浹辰始平罪在濡遲敬謝不敏使者將命覘若丘山懼坐不共拜嘉有靦此中結白榆社司封幸而同盟近著視昔猶賢即壽世父文亦

神足也聞西湖增勝一切改觀八月潮生願乘木東
下儻然遇合平原布衣何勝焉謹先布訂之

陳婺源

宇下諸生將命至則修成言不佞幸得習大司空即
光祿君亦嘗締通家之好重以君侯之命紹介且專
以有事爲榮敢不自效丘山之貺其何敢承先是盛
同年二三父毋將爲大宗伯王公壽且書抵不佞徵
辭君侯列名其間申以司理公之意方從事于此必
畢事而後受工諸生還蕭此報命大司空奏疏秩宗
序之竊意併入集中方爲全帙恐光祿君或未寄至

裒爲另集亦可山城毒暑者願爲柱石加飧凉風生當踐三洞之約不具

范原易

驛聞足下彈事令人勃勃生氣而壯之夫以當職之事繩執法之臣　當宁當其言大司馬持其是卒之從量移而引避之此非俊鶻一擊而決九天乎歸來固當作里社游翺翔方外何至不蟄而墐不氷而凝過矣過矣頃過海陽已從諸長老言之猥承尺一先施饋幣具在僕事足下惟謹然不能爲非禮之恭幣出無名卽不恭不避矣新詩滿帙雅量高致于此槪

見之歸使不留草草布謝

胡伯安

嗣君辱在里社則長者以貺命命之無施不隆無辭不腆亦惟惠顧通家之好託以神交德意烝烝先施無倦重以君夫人窀穸之事遠及芻蕘即有胷無心知厚知重嗣君謬相膠漆留滯六旬平生之游不久于此不令兄弟卑卑甚矣抑何脩得此哉嗣君博學宏辭當世無兩以長者爲之父若天縱之不急近功不㨾拘論恣其獨往冥搜千古旁及百家藉令高跱著作之廷首出文學侍從之列猶之爝火寧詎能與

日月爭光邪是年敦杖國中將從嗣君爲長者壽適

楊人遂在江淛歸則愆期且弱弟之病滋深不無狼

顧嗣君先發附布區區極目赤松神與俱往願言不

盡

太函集卷之一百四

太函集卷之一百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三首

許相公

頃從家監得相府書重問兼至戀戀故人之意猶然不忘不佞自任恣雎夙嬰衆惡相公不任耳視洞然以察爲明睨者求多其爲圭璧之玷咎將誰歸弟自不佞終喪蘧然忘世即從 輦下推轂未諒不佞之心彼𢓊𢓊也者直以爲選蠕而力排之信乎知我者希矣天喪元美後死者謂何丘里之言業已付之剞

劂非故加灾于木逝將獻笑于大方梓人事竣即當
畢謝鉛槧雖從擊壤不容贊一辭邊事紛紛任公子
大有造於不佞斯其以俟樹德敢不中藏郡邑守令
皆良饗執政之賜弘多矣縣大夫且内召郡大夫當
上程書願乞如二大夫者若而人保我境内即老窮
巷不亦由由乎哉比年拓相舍者三願以次完繕彼
其垣屋不治偷安足師是歲雨暘及時農事庶幾有
穫居中燮理繫于柱石之身願舒几几坦便便爲社
稷蒼生福不腆另狀餘無附言

焦太史

別駕還郡得太史公書朝市山林萬里如聞聲欬歲五不稔民其無如今茲雨暘及時有秋可待自不佞家食誓將以葵藿終焉皮相舉肥闕及擁腫覘者弗察輒以爲有心也者而剸刃焉項之邊事紛紛斯其大有造于不佞不佞猶故吾也其何敢忘山中毋接驛書隱憂饒于溢喜　君相明賢良矣大臣法矣爭臣直矣顧發言盈庭不啻聚訟此何繇至哉杞人過憂願太史公釋之也自昔有道之士目詞賦而雕蟲公不其然則亦以爲經國大業後之來者誰其代興文王周公孔子之文文之聖也惟公揭白日于懸寓

庶幾可目一新石刻四種獻笑大方幸而引之繩墨分封使節何事未遑謹請命

龍君御

承惠書兼示諫草起而距踊不自知其若狂屬吳雲將行草草具書私布溢喜繼聞國子先生有代與者亦將留中太學賢士之關非虛語矣近爲汪宗孝赴函丈肅此申之宗孝雅在門墻宰公期之進取北游就試幸得后夔氏爲之依歸凡可孚而化翼而飛無庸緩頰宰公故有新都之約計將入郎署能作校士一行乎太函方治門垣曩目者建千秋閣徙白榆社

于此謊集凡六十篏棻巳屬金陵梓人入秋訖工將求删定不腆布縷之幣願當署御之

又

自君侯之辟雍書四五上公遠至習聞起居往往以禮法納忠而君侯不羈猶故也公遠耳語乃得裏言但博一省郎即撮一丸泥塞武陵谿口審如是不亦翩翩乎豪舉哉宜其閒不佞言直蠅蚊耳竊以君侯非曲士非偏才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宜無不可藉今爲龍蛇也者寧能雷奮而終蟄邪必如不佞衰白之年雷收聲矣知有夜水而巳季兒無競欲遣

之擒門則以舐犢之私不欲寘之太遠茲已赴金陵矣舍弟道會將彈鋏都市中入夏始成行計入秋乃可息趼道貫幸無恙然病日深不佞坐此不能爲白下遊仍作函中躑躅耳公遠北上不佞方爲李兒治裝僅以尺一相通不遑布幣平生屬草業已屬劉生部署之

寄李本寧

天喪斯文弇州即世鄙人糟食之餘苦耳避道傷而下無蹊攖者猶然及之是不若速朽之爲愈也惟公碩果久困積薪吾黨率以文窮其操術左矣顧彼之

自彼於我何加損耶幷州集成屬鄙人序幸一嘗刮目亟索鄙人集序之弟覆觥所遺荒穢不治俟病良已思去什七而留什三歲月坐馳一眾百廢乃今顧九天掖九地安得幷州聞其飾巾待期亦嘗以此怏怏惜也獻歲盡發故篋屬門人輯之無論良苦短長裒裁六十方在校定將授梓金陵將就倕般一引繩墨今之宗匠惟公擅場擬遣弟子挾筴中原待命門下公家封樹之役倂專達之迄今凡十浹旬猶未就緒舍弟之病滋甚喑不能聲相彼在原我心孔棘公用情深厚視肉骨猶賢毎言及之相嚮泣下右轄姚

君俟古之道愛再訊有期相見幸爲先敍敬謝不敏

茨茨另狀幸總存之

王問伯

天喪斯文哲人萎矣歳杪役夫再訊得凶問歸逝將

匍匐婁江拊棺長慟入春則仲淹之疾滋甚幾至失

聲醫家危之不容恕然遠出舟楫已具三筮日而未

行僅藉寵靈弱弟小愈當決策而往闕以爲期不佞

幸託生死交遺言以墓志相屬即無能爲役欣欣以

逮事爲榮二三君子斬然衰絰閒義無越境子念方

在相禮毋煩西行但得布狀或年譜成不佞即可從

事雖秋毫不敢拜命勿相加遺東芻容躬莫之不敢
先發適中書君展墓而返附布惓惓兼謝不敏
懋成王孫
彭生亟稱海内四家闌及不佞其一楚産其三皆祗
役楚中不佞何敢望三隅蓋三仕楚矣先鎭國疇昔
過聽不佞幸託神交中濡有銘加宊于石顧鉅工無
所帷讓授之貞珉天不憗遺賓我鎭國鄙人無及凶
問竟失束芻二使將命自夏徂冬問遺交至撫今懷昔
悽愴久之東吳下雉二集既行不佞亦收覆瓿之餘
付之剞劂承戶庭里社之命義不敢方稽使汝辰具

草就正同社丁元父在次遣一力弔之雲土李太史本寧才足張楚兹分部居汴願亟定交二草具在赫號侑緘另狀

胡元瑞

屏居幽谷足下振以跫然之音留滯市廛尺六挾日相與上下千古左右百家定是非攷同異挈廣狹辨瑕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則儵忽之所未鑿象罔之所未探夫是之謂希聲夫是之謂冥合老夫憊矣何脩而致此哉乃若命酒徵歌登歌游衍相索于形骸之外相從于溟涬之初屏幾物我兩忘各適其適

而已自後戶屨相及收責者急於催科幸而暑雨及時祝融避舍不使兄弟日惟高枕函中適從酤者㕓問遺即八行且重譯矣幸睹新梓吳豈越班乎計秋分毒熱未蠲榜人無敢干酷吏婁江祭酒當在八月九月之交先期計必相聞願得郭有道僊僊俱往耳士能業已拜賜未得及知酤者行色不遑報書老夫代之寄聲外有私布

古使君

君侯四十專城又十年始復故物越三年入粵進律而秩不加處中有言即聾者將掩耳闖拂衣還蜀若

脫躧去古人亦莫不然即三聖且不免此時離黑白若懸淆彼多口安能爲政哉　尚方拊髀有思君侯行矣邇者言及不佞計從驛書聞之即不佞非鵷雛彼其嚇我者腐鼠耳家監將命上里不佞拜尺一于函中幣重辭溫何可勝感郎君河東之賦就矣東觀方倚席待之秋與計偕御君侯而北一快事也病肺累月力疾操觚西望岷峨願言不盡

張督府

明公經營天府捍肩膂而衛腹心師之丈人當世無兩項者蜀夷生心伺我瑕舋萬不得逞鼠竄而西糾

合單于深入邊境脫非先聲所薄且中近關上兵伐謀皆是物也　廟畧務出萬全　簡在元老禁中頗牧則惟明公不佞道昆故嘗從事行間聞此而喜可知已計今得代且以劒履趨朝相距三千里而遥材官將命且至辭溫幣重如鄒谷如燕臺藉令有口談天詎能稱謝萬一道昆家食浸久衰疾相仍墐若昆蟲重聽滋甚我躬不有遑及四方昔嘗私布于大司馬公新督府公庶幾無他腸矣今茲復掛齒頰任耳者其謂之何明公猶然諄諄誨之將甚懇于長者肅狀申復附布戔戔北面主臣敬謝不腆惟台慈鑒納

與督府

仲春寓塋者方于魯書中道而阻季夏內兄子吳爽仲入監復作一書併上之聞歳杪始抵都門則翁巳抵薊門居督府矣二書逗遛徒重不佞之愆西虜生心　當宁拊髀保釐彈壓深有望于社稷臣驛關虜覘三韓計今鼠竄久矣屬夷構結黠虜東西出沒無常薊鎮衷而折之伐謀爲上寧使爲蛇爲虺無寧爲率然寧使爲犬羊無寧爲狐爲虎務令機格勢禁不戰而屈之此則幕府之優爲惡用綏類往以裏言私布翁或謂其不然頃涉群猜竟甚多口即不佞非鴞

雛也如之何嚇以腐鼠邪舊屬材官毛驥赴邊蕭狀申白年力衰暮方將輯諸草以授梓人疇昔閱視行間擬作一記久而亡其籍矣獻歲將遣門徒待命門下經紀陳跡拾遺補亡及期當專布茲不具

王大司馬

頃西虜入聞者譸張發言盈庭株連樞筦　聖主明見萬里無稽勿庸乃令徒幕出邊款關請罪則廟謨先定伊誰當社稷功遼陽警聞計今烏散矣頃舍弟以公役往附一書行歲杪始得專達屬材官毛驥入視其子紹介起居不佞日迫崦嵫門人方集不馴之

言而付之梓疇昔翁嘗言及之矣敬附以聞計期則
來歲之秋乃可就正時方結舌不盡願言

又

頃者邉警驟聞人言競起明公皇皇夙夜几几巖廊
秉之以匪躬臨之以毋貳卒之過冠虐釋　主憂盖
樽俎之勲社稷之衛也良工獨運抑孰知其苦心唯
不佞㒵味差同僅守少微聨太白耳歲事更始討多
福且多男屬吳秤入燕幸得通謁邉事惟大司馬在
直將轂虜酋而殛之不佞越在㟪嵫何敢緩頰

陳廷尉王叔

自不佞領鄉書不入金陵者四十五年矣屏居故里
寤寐新亭屬季兒入成均誓將挈之以往幸二三君
子且至明公復以脩禊爲期一再申之神冉冉先馳
矣三筵日將發會弱弟之病益深急在鶺鴒亡容恝
然遠出老妻舊疾亦作很顧不遑坐是遣季子先行
不佞逡巡未決儻俱無害則以閏初一哭元美由丹
陽入金陵下雉上蔡二公能一留之否禊事往矣宜
莫如登高棲霞牛首雨花臺燕子磯諸勝什倍龍山
無論山陰道矣時不再至願相與圖之

張大司成

是月也適太夫人覽揆之辰蓋登大耋矣太夫人爲天下毋是生胄子爲天下師太學固　天子饋酳之區萬方於是乎觀禮要以尊榮壽考夫非千載一覯乎哉往不佞得侍同朝幸一再聞名于梱外乃今辟雍伊邇無能上太夫人觴徒託無能之辭竊比東方生詼諧王母之側相公得無讓乎請以咸池爲尊雲門爲俎北面堂背遞稱八千歲爲春秋太夫人幸而聽之猶之里社迓鼓也不腆布狀幸專達之中涓不佞無任主臣無任嚮往

舒大司徒

往年聞進大司空則滋喜聞徙大司徒則喜滋甚繼聞初度始五十既得代當入留都都人士引領望之幸得爲壽庭下不佞踴躍三百不知喜之無從自昔萬鍾之家曾不得一開口而笑乃今太公太毋始偕老翁始艾二仲則賓興矣長君則上第矣太史矣翁之髮黝然黑也非所謂西方希有中國一人乎哉邑有劉生自言通家子也將爲效岡陵之祝就不佞徵辭不佞笑而謝之老夫無能爲役斯其嘉祥善事固當有辭無何取道歸寧三世簪纓咸在具曰天瑞豈惟人瑞足多舍弟道會之淮荷推愛獨至茲携季兒

入監蓋代不佞躬行路見入金陵適與行會敬附尺
一先達鄙私于時草剏蕪辭異日仍介劉生以進季
兒豚犬耳嗜佔畢而絕交游試事畢當紹介而見之
闈人今則猶凜凜卻步不佞舊業悉梓之金陵計七
月訖工尚容就正不腆另狀惟謁史麾入之

王大宗伯

不佞自楚通籍未及侍翁同朝既得歸寧浙將白首
翁方鴻漸九逵之上海內爭覩羽儀南都藉 高廟
之靈賚秩宗而典三禮偎自託于甸服之鄙心竊竊
然嚮往之亟欲通名無繇紹介季兒無競始學幼歲

適時政民生入學苦難預爲之援例入監困蒙未能
受業乃從內史受繻愚夫婦遁在病鄉留侍未遣牘
月持久玆特待命蘭臺屬舍弟道會將之行謹以竿
牘專達犁牛舐犢姑息居多惟翁矜不能而咡詔之
是爲衆父父也鄉國容邇利見胥期有懷未將附此
不腆伏希鑒納

又

相公翺翔著作之庭綱紀章相之業猶之調嶰谷奏
鈞天即有小鳴曾不足以當尾缸項及六君子曹命
不佞侑辭蓋不以詹詹也者而棄小言即芻蕘庶幾

可采相公方以天地爲量齊物而無不容重以察及鶚鴨直將以雷聲同振郡吏將命自南宮至洋洋定多譽言駢麗鏗鏘充溢耳目即虞九章韶九成無讓矣中之玄纁之篚睍若丘山辟易主臣徒甚愬于紹介白門伊邇陳謝未遑舍弟道會稈業周游猥蒙姝遇屬弱子芒芒歸省倉卒同行兹遣之大梁請婚取道馳謝頃九章有事夢卜相公留滞如初此其故非草莽所及知要之尚有待也不腆附布惟謁者入之

余太史

遠聞麟喪其趾鄉國莫不震驚翁親于其身當之且

重爲宗祏計因而不庭累月固無所觧于其心勿藥而康則天相之也要之仁者有後業有名言子姓振振可坐而待不佞避世長往夢游不及四方或坐其有它腸三尺之喙遂文其面不佞固越王孫也即文面何傷彼之自彼吾則故吾彼計雖得吾無失也比年將携季兒入監幸得一登君子堂坐弱弟病益深不容恝然遠去曠日既久乃屬仲嘉代行季兒跬步未出戶庭不敢遣之唐突闗者多男葢有吉徵矣日望之弟病稍康白下之期未解閏月上旬乃可决筴翁其索我於四百八十寺中不腆戔戔幸謁史麾之

入

劉少司成

不佞越在草莽幸聞首舉公車著述論思亹亹于身心性命高跱東觀具體夔龍頊者一借臨雍若在周鎬四海九州之士莫不跂足以望宮墻即衰白餘年皇皇嚮往季兒幸籍弟子不佞將紹介而見之橋門屬弱弟病痿而深繫之甚不能去茲屬季弟道會攜行即次謹以竿牘自通季兒顓蒙曾豚犬之不若童年不習應對僅依師友而絕交游獨治博士家言旦夕不廢始至受業懼以出入分心乃令師友併在金

隧爲閉戶計挾日以往願出就舍而私肆之乞命題
程督之舍中免其旅進秋試將復入畢試告歸乃若
掛名作數以幸須臾非所敢望犂牛舐犢姑息居多
竊附通家唐突私布告閫有狀不腆附將倘家弟病
稍平尚期利見茲不具述

孫太宰

歸也相別十七年僅一聚首都下迄今復十七年矣
僅一紹介留都前後歲星三周曠日何久即咫尺之
牘草廢不備猥云古昔石交無用苛禮竟乃半生契
闊不已疏乎長公由北而南由少宰而太宰勳名濟

美益熾而昌嗣君骨鯁承家盖四三世而光大之矣
不才越在草莽聞之而喜可知中散自絕山公則其
癖也兹遣季兒入監屬季弟道會將之行季弟昔從
應試通名長公禮遇殊厚幸得叩閽稱謝因之專問
起居季兒若閉攢滁中迄今未見父黨龍門峻絕詎
敢唐突一窺季弟代申謹謝不敏丘園無以將敬布
此戔戔伏惟鑒納

傅直指

不材猶散木也明公耳視而推轂之先是固未嘗通
牛馬之名執羔鴈之贄受知特達誠不知其所由來

睨者或將求全愼毋以聰明累婁曠竊懼之矣既而
匠石不顧猶幸得終其天年甚者乃復持其短長尅
核太至不材之視榮悴直空華耳即七尺軀皆長物
又何有於標枝明公直以卷曲而先談固自知非萬
乘器也頃自恒山在告不遑一問起居陽烏南翔銜
書再至導之以真諦獎之以高吟德意惓惓不啻加
膝不材非柴中也者寧竟不報而坐忘亦惟知已貴
相知心無事苛禮坐以不令兄弟待命醫門三歲大
侵僅糊八口因而一切廢格甘爲名教罪人傳聞問
法落迦願從一葦適閉關瘵疾跬步不前占言紫氣

西來孰爲尹喜頌之揚人東矣如此艮會何刪歲首
入朝蒼生甚甚蜀公遠北走私布裹言不材日在嵫
嵫任天之放箕裘之業付之季子鉛槧之業付之梓
人玄同之業歸之無名菩提之業歸之無始乃今一
無所着不知惡死而樂生借曰不材則野火可燔斧
斤可伐螻蟻可國鵂鶹可家此神人之所以爲大祥
也明公爲三教主深入無生浸假當前願爲奉足不
材越在空谷乃今亦將逃虛世之業白者紛如雌黃
在口明公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震動無方儻然攬轡
而南過我方丈維摩舊疾作矣願得一當文殊報詩

二律擬書之扇頭箑中有苦無良尚須求之吳市承
筐不腆有靦未將主臣無任

周使君國雝

姻氏方昰眞行三拜使命之辱其程萬里其貺百朋其書累數十百言其以同氣于喁殆相求于千古之上鄙人悾悾耳明公直以為芻蕘也者而周詢之自南粤宗增城具曰盟主公家隱君子能自得師譬之北面猶龍龍德有在鄙人中歲學道黜聞見而反吾眞或振之以說鈴揜耳而走既聞高義敢不伏膺昔龍門具良史才未必聞道仲尼弟子亦既傳之剡今

重使在門景眞程督日至即支離蹇淺猶將效槃礴而擬形容信宿藁成恍然自失藉令秉彝好德小知無若大知方之龍門無能爲役固其所也左傳節文疏略其引先成今並奏之願受繩墨西陲多警 廷議推轂明公于時全蜀底寧恐鄙邛非可安枕鄙人爲吾道計不欲以戎馬易詩書爲世道計舍此其誰也家弟病篤且深不能力疾具啓鄙人爲之專達敝草將就梓四方收責者闐門重以景眞趣行不遑肅布

又

西來材木堅頑隆重容緻多文美之美者也明公賚以不朽俟于高名異日者得全要領而就之不卜而得真宅矣汪丞雅出門下知使君推轂居多即老偶有二天矣承示新著鏜鏜乎振古之音送徐司馬公一篇不啻流商刻羽奔出巴矣直將秉羽而入中原雲土李本寧其敵國也時方俠少爲政厭常喜新文避兩漢而趨六朝詩避正宗而趨接武一倡群和浸以成風賴二三作者力挽之猶懼勢重不可亟反百朋類鈔一叙似開駢儷而俑齊梁極知大方無門丘將游戲三昧顧明公方爲時人耳目視聽于是乎取

東峨嵋在西澄清自其源始鄙人曲士目睫三隅倘
然以諤諤見容斯文幸甚

蕭宣州

壇居拜存問之辱迄今終不能忘此中密邇玄暉不
遑亟問有懷嚮往苛禮何爲頃自鄭使君守宛陵襃
然治行第一後十年而君侯至不啻過之天非宛人
則皆楚産即不佞無能張楚亦將附連城以自張好
德出于秉彝非貌言也龍相君以不羈左徙往往以
苦口藥之適在成均能折節乎其末也比來所聞者
猶故耳即太史公不避諤諤其如不用命何近得梅

禹金書歸德君侯殆不容口此生亦驥足也非君侯孰爲孫陽茲幸一入澤宮今且行矣適以婚姻之故專力而徼寵靈謹布狀起居具在副啓極知唐突交淺言深東面主臣

袁使君

承使將命再至敢不亟從事以逭愆期自月之上旬偶嬰霜露之疾通夕不寐精神銷亡望後二日始少平力疾具草徒取塞責夫金石之業寧詎以慢易之心入之矧在公家則雷門鼓也氣捋辭塞殊不成章第使者督促于門一日五至第恐報命濡滯將干軍

政之誅不佞屈指計之失期久矣不佞見坐無憾焉者非若而人務在徇人不敢自掩其醜伏乞斤削如非其質則擯弃之不佞竊所甘心毋傳其罪于將命者天心借寇得代者尚未有期異日者專力布之茲不具述

徐明府

不佞結髮而仕越在名邦諸先達流風猶可緬慕既受閩事先後六年諸吏治民情猶可僂指乃今幸得聞高堂之淑問明府之英聲猶之千仞喈喈足稱希有弟可望不可見即跂足何爲使命覽德輝而下之

不虞謬及不佞且登弁州之𫝀推而納之作者之林不佞碌碌人群且以衰疾廢業久矣顧其文則虎其質則羝進退不能觸藩何論服猛獨以逼名始于一札莫逆有若神交重以二三君子長長尊尊得明府爲之宗主且以名家有世德而不佞無詭辭言遜禮恭不能堅謝屬收文責擁戶遂令使者稽程取辦倉皇極知蹇淺是不足以饜河伯海若其謂之何聞朝車戒行有期不遑覼縷高明亮察

周窽六

頃留使待報九日爲期薄寒中人肺病復作無以冢

孫受室猶向平未畢之勞使者三及門雖復敝矣越旬有五日具草苟完桂橑蓬門將甚慙于懸簿明公力廻瀾而氣蓋世鄙人僅一發之儻然無擇芻蕘比之劒首一吷可也二詩聊以爲好報則未遑家弟道會字仲嘉弃佔畢而希著述茲承蹇脩之役有事大梁取道過陳方生其肺腑也儻克相遇蓋亦於陵仲子之流尚胥嗣布

又

僕家食滋久蟄如昆蟲獨二三作者振以雷聲時而脢脢時而趯趯傳聞見于耳目乃始有知于時論道

者喁喁建言者諤諤直將以孔顏爲正鵠比干爲前茅卽斐然有成視如敝帚豫章文獻之藪廬陵臨川南豐三傑並起皆大方家後殁者或以其指出先王而其辭不則古昔率爲秦漢左袒不登宋於齊盟近則義仍孟陵以博洽奇詭特著聞之舊史氏令兹應制卒遺夜光僕未見其人聞其語矣太康中州一部婁耳惡能動德輝而下鳳覽乎將命者至自陳拜詩書之辱僕方病視霍然而察秋毫茅披若木之華竊懼目精奪矣僕居城府凡州里之會無所讓勞適縣大夫就徵數數然有事祖道且病膺作苦不啻掞辰

懼稽使程草草布狀先復尚留一介報命計近九日得行集序具草附之併以詩報謹謝不敏無任主臣

李明府

直指公豫戒程期履端未奉顏色承遣功曹存問疊疊殆數百言列之熙朝蹐之名世不佞聞之汗下自知見笑于大方之家獻歲二三門人及不令二弟將收餘燼悉付梓人計入秋剞劂畢工願因就正直指公胥命伊邇計得郊迎歲餉先施肅此陳謝不具述

郡莊德

宛陵新都相爲脣齒君侯在旌猶在歙也直將流愷

弟而波及之不佞備在通家父毋孔邇即未申介紹饗賜弘多令弟孝廉君惠顧函中乃廷覡命之辱重使專達多儀先施亹亹溫辭煦然春盎不佞何脩而得此也君侯課最且久旦夕將就徵車隣邑甘棠其標枝且蔭吾土由是而登近侍持直言豈惟社稷蒼生賴之即草莽老農幸得從耕鑿以終天年矣使旋肅此陳謝附申鄙忱

丁元父

明公入爲司直則帝賚骨鯁之臣鄙人竊竊有喜心未及專達居有頃遂奔太夫人之喪鄙人備在通

家義當飭飭赴弔適聶叟不速而至挾小術而爲大言劉生極口從臾爲之一試閉關進藥禁忌百端三月啟扉不聰如故方陳辭致奠戒老蒼頭且行得仲嘉廣陵書會必躬往寧遲時日毋或倩人不虞留滯彼中近屬當阨故耳吾鄉政府不避內稱蓋與瑯琊司寇公中外推轂固知鄙人迂僻不使與聞任公子有事鈞鰲即儵魚亦且見察借曰濠梁魚樂驚喜不入于心卒然加之亦將躍然而逝仲嘉以歲杪至奄忽經年獻歲將携季兒入成均且就金陵刻集屬弱弟病甚絕粒浹旬不得已仍以仲嘉代行兄弟形影

相守函中三僕明公所知長者往歲以齧主逐之茲將遣之入楚其二即徐文鼎其三即騶虞二豎竊取而入青樓再三懲之不改則以徐文鼎下郡獄騶虞擊雙踝累百今始平莫童成者踰年乃今始蒇太夫人墓草宿矣藉令得達巳近大祥鄙人罪若丘山將自絕於名教仲嘉暨季兒無競並居白下無繇具書安使君程高士未至新都至者惟周山人耳時方酷暑山人不欲久淹鄙人與之言無甚高論第江漢二大吉攘歸于公家則天授非人力也鄙人中年病聽瀰耳者三禪家者言空而無當藉令挈瓶而瀉業巳

卷舌不談訓家者言浮而不情乃今付之梓人即錮
陳玄竄毛穎矣形家者言非荒唐則膚淺昔徒刮目
今則噬臍屈指而筭餘生曾不能必其信宿惡用長
慮待河之清社稷生民有明公在幸須臾無死得及
膏澤下流鄙人足矣明公還　闕計或及秋儻乘六
行庶可相期于金陵之滸弱弟既廢且篤復喑無聲
如水益深茫茫彼岸季兒執業亦僅僅成章異日倘
藉龍靈庶幾不辱明教郎君年及舞象勃然代興期
近大婚計即吉可醮聞繼內子者爲羅孺人女弟昔
歐陽文忠公蓋嘗身之近則元美大父司馬公尤當

其盛至明公而參也聞居室既敝假館以居獨大治堂皇聚徒講學程巨源自楚反其言不讐千里面談徒虛語耳騶虞無頼舍人茀莝草而夾馬食之貧斧僅足囊中毋令徼倘來而供買笑初擬由夏門入雲土致尺一于徐使君今不及矣舉目舊游如相從于蘭臺石室有懷千百僅得緒餘薄奠専状布之不具

吳太學

亡弟七年之病夙知其不可爲幸延殘喘以迄于今不及艾者三月耳一旦永訣謂此藐孤何不佞爲之治喪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庶幾無遺憾矣茀槀中

無一長物孤𤞑爲可寒心不佞年力向衰愛莫能助
承重使來唁並賻齋粮非肺腑至親疇能及此使旋
虔此申謝不盡願言